

ALICORN

给生命以方向

# 当代美国诗双璧

罗伯特·哈斯 / 布兰达·希尔曼诗选

Twin Jade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Selected Poems of Robert Hass and Brenda Hillman

陈黎 张芬龄 / 译

 北方工业大学出版社



# 当代美国诗双璧

罗伯特·哈斯 / 布兰达·希尔曼诗选

Twin Jade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Selected Poems of Robert Hass and Brenda Hillman

陈黎 张芬龄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美国诗双璧：罗伯特·哈斯 / 布兰达·希尔曼诗选 / (美) 哈斯, (美) 希尔曼著; 陈黎, 张芬龄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17-3559-5

I. ①当… II. ①哈… ②希… ③陈… ④张… III.

①诗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 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887 号

## 当代美国诗双璧

Dangdai Meiguoshi Shuangbi

作者 / (美) 罗伯特·哈斯 布兰达·希尔曼

译者 / 陈黎 张芬龄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聂元元

封面设计 / 袁洁 班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址 / [www.bfwy.com](http://www.bfwy.com)

邮编 / 150080

经销 / 新华书店

地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30 1/32

字数 / 149 千

印张 / 7.75

版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17-3559-5

定价 / 58.00 元

## 总 序

“望夏日长空，即为诗，虽然不在书页里。真正的诗，  
逃逸。”（艾米莉·狄金森）

诗，跟语言一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诗，是无声胜有声，  
是木叶无语纷纷落。诗，是两个默契的人说话，说着说着，  
进入沉默。“人，诗意地栖居”。诗是凡躯出生入死的本相，  
因而不妨说，每个人都是诗人，都默契于诗，虽然你常常忘了，  
因而也被遗忘。

像暗夜中的北极光闪现，照亮虚空中的虚空，让无声者  
发声是诗人的天职。诗人体悟沉默，更痴迷于语言，他/她  
的心灵更为敏感，每当情动于衷，不能自己，遂在语词的密  
林里耕耘，让语言从其根部发出颤音，让天地人神共鸣。

好诗是有强度有张力的语言，一首好诗有时恰如一个有  
力的扣球，它不想打败读者，它希望读者把球接住。因而，  
诗之美不必优美，不唯抒情，更远离滥情。对于一首好诗，  
读者理应有更高的期许，远非轻松的消遣和抚慰，更不是可  
有可无的装点。好诗磨砺读者的感性，带你走入陌生和惊喜。

“北极光诗系”邀您重读经典，并推介当代新篇。其中，“经典译丛”，主要精选老翻译家的经典译作。百年来，外国诗歌经典经受了翻译的考验，有磨损有变形有创造，为中国文学引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感性和新的表达，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已成为中文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份财富需要代代传承。与此同时，伴随语言和感性的日益更新，也需要鼓励新译者尝试经典重译，我们相信，经典经得起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常译常新。

“北极光诗系”之“当代译丛”推介当代世界诗歌精品，特别是在世界诗坛被充分认可，享有定评而鲜有中译本的诗人诗作。这是一块尚待耕耘的土地，需要出版家的胆识和情怀，也需要新一代译者继往开来、不懈努力。

经典或许不是你正在读或打算读，而是你正在重读或打算重读的书；而每一部经典都曾经是当代新篇，来自鲜活的当下，在读者的阅读中走进历史，成为经典——

为永恒驻足，  
为甜蜜与光明留步，  
走进经典，  
朝向诗与生命的极处。

编者  
2016年5月

## 《当代美国诗双璧》导读

陈 黎 张芬龄

这本书的形成出于一串美丽的因缘。2014年8月中旬，陈黎受邀参加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有幸与书展贵宾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及其夫人女诗人布兰达·希尔曼在活动期间一起分享诗创作与翻译的经验。赴上海书展前，陈黎在家中阅读布兰达·希尔曼的诗，非常喜欢，发现她重视字本身，创新形式、探索新可能的写作倾向与自己有些类似，忍不住中译了她几首诗，并在上海书展“诗歌与翻译”论坛中引之为例。哈斯伉俪是非常富有亲和力且大度的前辈，与陈黎一见如故。知道陈黎在秋天将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约好届时邀陈黎到哈斯任教、我女儿陈立立正攻读作曲博士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谈诗、念诗。下旬，陈黎赴美三个月，十月初，应约前往伯克利，在哈斯主持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演讲与念诗活动。为此伯克利之约，陈黎在爱荷华期间即埋首中译了一些哈斯伉俪的诗，并在伯克利选了数首朗读。与哈斯同在伯克利任教的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 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陈黎是最早将其诗译成中文在报上发表者，而我们知道哈斯是米沃什诗的主要英译者，哈斯英译的《经典俳句：芭蕉、芜村、一茶诗译集》(*The Essential Haiku: Versions of Basho, Buson, & Issa*)也是喜欢日本古典诗的陈黎多年来的案头书。多重因缘，让陈黎与哈斯伉俪约定出版一本哈斯伉俪两人的中译诗选，由陈黎和张芬龄合力为之，并且希望有一天哈斯伉俪能到台湾，在热情的宝岛读者面前谈诗、念诗。

从爱荷华回到台湾后，陈黎和张芬龄持续中译了哈斯伉俪更多诗作，并决定以“当代美国诗双璧”之名结集。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有一场“诗歌之夜”，与会作家们轮番登台念诗——自己的一首诗外，另选一首别人的。陈黎选的是与张芬龄中译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Wisława Szymborska)《在一颗小星星底下》，哈斯选的是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布兰达·希尔曼选的是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惠特曼和狄金森是美国诗歌的双璧，哈斯自己也是像惠特曼般歌咏土地、自然与自我的“国民诗人”，而编有狄金森诗精选集，以处女诗集《白衣》(*White Dress*)向狄金森致敬的布兰达·希尔曼，写诗时标点、句法、形式的独特一如狄金森。我们可以说，哈斯与希尔曼伉俪也是美国诗双璧——当代美国诗双璧。

## 一、阅读罗伯特·哈斯

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1941— ）是当代最著名的美国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富含音乐性、描述性和沉思的知性，带给读者会心、深刻的喜悦。哈斯曾说：“诗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类的活动，就像烤面包或打篮球一样。”除了写诗，他也是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和诺贝尔奖得主波兰诗人米沃什合译了十二卷米沃什诗集，也翻译了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的诗作。从哈斯诗作中触及的关于诗艺以及政治的题材，我们看到米沃什对他的影响；从其文字所呈现的清澄、简洁的风格，和取材自日常生活的意象，我们看到日本俳句的影子。哈斯对中国古典诗并不陌生。他书架上放着的年少以来陆续阅读的相关书籍，包括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英译的中国古典诗选《小白马》（*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神州集》（*Cathay*），王红公（Kenneth Rexroth）英译的《中国诗歌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收录、评介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中国古典诗英译的《山中狂歌》（*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英译的唐代诗僧寒山的《寒山集》（*Cold Mountain Poems*）。他享受中国古典诗中呈现的愉悦、明澈心境，对李白的飘逸、杜甫的忧时、寒山的洒脱印象深刻。

哈斯的第一本诗集《田野指南》（*Field Guide*, 1973）为他赢得耶鲁年轻诗人奖，初试啼声，即让人惊艳。此诗集中的诸多意象源自哈斯自幼生长的加州乡间，以及他对斯拉夫民族的研究背景。诗人佛瑞斯特·甘德（Forrest Gander）说：“《田野指南》蕴含丰富的俄国口音，大茴香蕨类的气味，拔除了瓶塞的酒味，以及动植物生态的指涉：旧金山湾区的绿色蛾螺和岩蟹，风琴鸟和安皇后蕾丝花，海浪和木兰科胡椒树。”诗人麦可·瓦特斯（Michael Waters）称哈斯是难得一见的好诗人，赞许《田野指南》试图替万物命名，透过自身成长之环境建立归属和认同感，将自然世界翻译成个人历史，这是复杂且艰巨的工程，但哈斯用清晰明澈的文字和悲悯的心境达成了目标。名诗人史坦利·库尼兹（Stanley Kunitz）认为阅读哈斯的诗就像踏入海洋之中，你浑然不觉水的温度和空气的温度有何差异，当你感知拍岸的海浪回流入海时，你已然被带入另一个元素。

在《秋天》一诗中，我们看到哈斯这群采蘑菇的“业余生手”为了在平凡枯索的生活注入活络因子，拿生命与死神进行一场场豪赌：“心想有一半的机率 / 会因一个错

误而致死”，“在那些日子，死亡不止一次 / 晃动我们，而当它漂回原位时 / 我们觉得又活了过来”。他们勇于尝试，在冒险的快感中采集生之新意；他们“向事物之名漂流”，试图到陌生的领域开发或探索生之兴味。香气浓郁的真菌名为“爱与死”，贴切但吊诡地传递出诗人不惜以生命作赌注来换取生机的生之欲。

在哈斯诗作中，生命活力蕴藏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在锅里嘶嘶作响的培根，冒着热气的咖啡，韩德尔的《水上音乐》，在楼上熟睡的妻子（《房子》）；蕴藏于与生之苦难的拉锯、抗衡之中——在穷困的岁月里，即便物质匮乏到与妻子“为了买不买图钉而争辩”，仍坚持精神生活的价值，为了看部好电影，两个人宁可挨饿（《黏着剂：给珥琳》）；蕴藏于对生存意义的艰涩思辨之中——在一成不变却又无常的生活形态与“万物皆动”的理论中，带着模糊的来生概念，接纳人类今生终将歇止的事实（《关于来世，加州中部印第安人只有最模糊的概念》）；更存在于安顿身心的写作过程中——“那生我造我者 / 与其说从阳光 / 或李树，不如说 / 是从构成这些诗行的 / 脉动里”（《方寸》）。

哈斯在他的第二本诗集《赞美》（*Praise*, 1979）再度展现创作长才，获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奖。此书进一步处理隐含于第一本诗集中的主题：为世界命名之举可否让我们自世界抽离？如何忍受忧伤，接纳死亡？如何让心灵承受磨难？诗人、诗评家毅拉·萨多夫

(Ira Sadoff) 认为哈斯的第一本诗集虽然展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写作技巧，却总觉得其中渗出一股知性的冷冽，诗人与其题材似乎未能融合成一体；在《赞美》一书中，这样的问题不复存在。他说《赞美》或许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最震撼人心的诗集，此书奠定了哈斯在美国诗坛的地位。

在《拉古尼塔斯沉思》一诗，哈斯以“一个词于是成了其所指之物的挽歌”的思维逻辑，道出逝去之物的无可取代性，永恒不存在的失落感，美好回忆与渴望之弥足珍贵。在《替花命名的小孩》一诗，哈斯熬过了童年的恐惧，得以以幸存者的目光回望过去，自大自然汲取安定的力量：“在成年岁月里的 / 这个晴朗早晨，我定睛 / 注视乔琪亚·欧姬芙画作里 / 一颗纯净的桃子 / 它如是圆熟地静置于 / 光中。红眼雀在我敞开的门外 / 树叶间刮擦作响。”在《致一读者》中，他为如何解忧卸苦给出建议：“想象一月与海滩 / 泛白的天空，海鸥。而 / 面向大海：不存在的东西 / 居然在，不是吗……”的确，“危险无所不在”（《九月初》），忧伤、疑惧如影随形，然而美好事物也无所不在，垂手可得，如何用心观看，让两者抗衡、相克相生，是生命的课题。

哈斯在他的第三本诗集《人类的愿望》（*Human Wishes*, 1989）里，试着写作较长的诗行和散文诗，对先前作品中的诗意化的意象进行省思。诗评家大卫·巴伯（David Barber）认为哈斯在此书中建构了一种较具亲密感的书信体诗风，让作品承载更多元、多样的内容与风格：凝重的形而上思维，动

人的故事叙说，俳句式的影像速写，燧石般的警句，颤动的抒情风情。以《插枝》一诗为例，此作由十首短诗组成，采用随性的札记形式写所见所思所感（但刻意以第二与第三人称腾出距离），以淡定的语调和点描的笔触，呈现爱情、亲情、自然景象的断片，十首小诗是十幅风格各异的生活插枝作品。此书触及几个哈斯关注的基本主题：他是欲望的学习者，他试图理解人类的想望以及达成想望的可能途径。

《身体的故事》以散文诗的形式述说一则令人感伤的故事。年轻的作曲家迷恋年近六十的日本女画家举手投足的神韵，但是在得知她已切除代表女性性征的乳房之后，他退却了，精神层次的爱恋终究不敌肉体层面的欲望，残缺的身体为爱画上休止符。诗末的蜜蜂尸体显然是画家的心境写照，也是哈斯对人性欲求之无能升华的哀叹。

对情爱的渴求和失落，男女关系的亲密与疏离，是哈斯诗作中不时出现的主题或子题。在《奥利马的苹果树》一诗，一对度假的男女散步于旧金山湾区小镇的树林，对不知名的花没有共识，对苹果花的感受也截然不同，同散步共赏鸟的两人契合度显然有待提升，连哈斯都忍不住跳脱书写者的身份加上眉批：“如果是午后，我沮丧的弦月 / 如一道伤疤在他们东方的天空隐去 / 他或许会在梦里疯狂地敲打那扇 / 紧闭的门。”两人刻意维持的亲密关系，和诗末出现的那个记住旅馆门牌号码后“随心所欲地在陌生人群中游荡”的小男孩形成强烈的对比。契合密码阙如的两性关系注定如“黄昏

的潮起或潮落”，时而悲伤，时而快乐。一如在《苦难与辉煌》一诗中“尽全力”紧拥对方的男女“试着融合为一体 / 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彼此 / 温存，唯恐 / 他们短暂、尖锐的呼喊仅能让他俩和好到 / 再度疏离的时刻。”这样的恋人或夫妻仿佛被冲上世界岸边或蜷缩于花园门口的动物，只能在“一座他们无法承认自己永远不得进入的花园”外不断徘徊。

哈斯的第四本诗集《树下的太阳》（*Sun Under Wood*, 1996）获得国家书评奖。此书收录了多首自传性质浓厚的诗作，哈斯自曝不堪的童年，对酗酒母亲的怨恨，以及烙印于内心深处的情感创伤。诗人大卫·贝克（David Baker）认为此书为哈斯的巅峰之作，颇有金斯堡（Allen Ginsberg）之风，在情感和形式上开放又内敛，充满热忱却隐含嘲讽。哈斯将荒谬的喜剧性提升至高尚的层次，让日常事件转化成形上和伦理的思维，赋予个人经历普遍性的社会意义，让冲突的元素在诗作里奇妙地结合：富含文学性，却又杂乱无章；散漫迂回，却又浪漫抒情。

以《蜻蜓交尾》为例，全诗分六个段落，蜻蜓交配的场景在最后一段（经过八十行的铺陈）才出现。前一段以悠闲的语调写早期居民在高山草地的活动；第二段幽默地叙述印第安人对创世纪的说法；第三段以严肃的口吻写殖民之初的加州，传教士带来可贵的爱心和文明，也带来可怖的疾病。随后哈斯话锋一转，忆起年少时对酗酒成瘾的母亲的怨怼和憎恶：“我会看到她在入口处找我，我会拍 / 两下球，细

看那橘色边缘，仿佛那是 / 也的确是，世界真正的水平线，我手中的力量 / 唯一有把握召唤的事物。我会再拍一下 / 球，在指尖感受皮革的纹理，然后投篮 / 那是完美的事情；简直像在杀她。”

母亲的形象和殖民之初的传教士平行并置，是生之源头，也是恶之化身。由此往前推想，被母亲生下的悲哀，在轻松诙谐的印第安人创世之说的对照之下，产生强烈的反讽。哈斯接着在第四段以近乎论说的方式为母亲的角色下定义，凸显其母亲的失能。第五段以“死寂的河岸”暗喻心境，以恐惧为师自我期许。第六段以蜻蜓交配的自然场景点出人与蜻蜓之差异：“它们交配，且满足于交配 / 它们不会一直带着源自童年的这未遂欲求 / 然后四处寻寻觅觅 / 所以，依我之见，它们不会像我们那样彼此伤害 / 它们不会因渴望而终其一生昏昏醉醉 / 不会用它杀人，不会让它玷污一切……”自然界中的昆虫不曾也不必经历人类复杂的情感纠葛与心灵负担（忧喜悲欢，寻觅的焦躁，失落的忧惧……），可以单纯地安于也满足于某些存在的状态，是值得人类效法的。哈斯称蜻蜓为“昆虫导师”，期盼以大自然为师，找到安顿身心的方式。

1995 年到 1997 年间，哈斯获选为美国桂冠诗人，将私人的创作领域扩展到公开的场域，扮演着诗人及其作品的推动和倡导者的角色。在其担任桂冠诗人期间，他在许多公开场合积极地传递他终生的关注：对大自然的密切关注，与周遭景色建立自觉性的联结，敏锐地觉察身为人的喜悦和痛苦。桂冠诗人的头衔提升了哈斯对其诗人身份和作品的政治敏感

度。哈斯先前就察觉政治与商业风气似乎对诗歌和其他艺术不很友善，他致力推广文学，“我认为到诗人不会去的地方，是件有趣的事。”他拜访企业界人士，说服他们赞助学生的诗歌创作竞赛；他对公民团体演说，试图拓展他们的视野。这些努力让哈斯成为女作家弗兰西丝·梅耶斯（Frances Mayes）口中“前所未见最具行动力的美国桂冠诗人，为后继者立下了一个标杆。”

在卸下桂冠诗人的身份之后，哈斯仍持续留在公共领域，教书、翻译、编辑和撰写报纸专栏。诚如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伯特（Stephen Burt）所言，“所有那些服务似乎都让哈斯功力倍增。”伯特认为哈斯卸下桂冠后的第一本诗集《时间与物质》（*Time and Materials*, 2007）显示出以下的价值：“挑战既定诗型，继续展现其个人才华以及其公众生活的艺术用途。”除了描述与艺术和艺术家相关之作，人到中年对生命的省思，以及哈斯读者所熟悉的对加州的描述，此书还收录了多首触及国际事务、当代政治、布什“伊拉克之战”等重大议题的诗作。评论家纳桑·海勒（Nathan Heller）说：“哈斯自开始写作以来，始终在寻求某个可放诸四海的坦率的标准。”诗人丹·奇亚森（Dan Chiasson）也指出《时间与物质》和哈斯之前的作品是具有连贯性的：“哈斯希望他的诗歌能尽可能地贴近世界（此乃他常说的风格的‘清澄’），这是他从一开始就持续努力的方向；改变的并非风格，而是对世界的看法。”《时间与物质》被评论家一致嘉许为“诗

艺超级精湛”之作，为哈斯赢得国家图书奖和普立兹诗歌奖。

哈斯诗集《树下的太阳》中的《微弱的音乐》一诗以如下的诗句作结：“我想到这世界如此多难 / 必须不时发为某种歌唱 / 且想到顺序是有所助益的，一如秩序—— / 先是自我，而后磨难，而后歌唱。”十年后，我们在《时间与物质》中《爱荷华，一月》《三首夏日的黎明之歌》《九月，因弗内斯》等让人联想到中国古典诗与日本俳句的短诗里，听见哈斯自在地轻声哼唱他以从生之磨难淬炼出的智慧所谱的人生之歌。黄昏的色彩、夏日的晨光、田野的长影、鸟鸣、飞舞的树叶、摆动的群树、飘离海湾的雾霭、随风闪耀的波光……都是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小确幸，“在这样的时刻 / 眼角瞄见之物尽是幸福喜乐”（《九月，因弗内斯》）。而在哈斯心中，最美、最谐和的乐音或许当属融入爱情余韵的自然交响之音，他邀请读者与他一起加入译者的行列，解译曼妙、奥秘的人世之美：“近八月阳光下那小溪的银亮 / 以及晴朗的空气，以及融雪残留的 / 涓涓细流，渗入山草的根 / 樟脑草，金色烟雾，或绿赭相间的颜色 / / 它们举行会谈吗？那夏日薄暮中 / 恋人们的身体，他的呼吸，她的睡脸 / 也加入会谈吗？——松林间徐徐的微风呢 / 如果要你担任翻译，如果那是你的工作”（《那音乐》）。

哈斯善于从大自然最细微、具体的事物中找寻与人类精神相通的联系，一如他发现有一条“诗路”温柔地穿过五叶洋莓的花冠。大自然的气味、色泽与声音是哈斯诗作中反复出现的动机。就某种程度而言，大自然是他的母亲，抚慰了



他受创的幼小心灵，弥补了他童年的家庭缺憾：“当老巫婆们在树林中徘徊 / 我是山上的英雄 / 在明亮的阳光下 / / 死神的猎犬畏惧我 / / 野茴香的气味， / 香甜果子的高阁楼，高耸于 / 开花的梅树枝丫间”（《替花命名的小孩》）。成年之后的诗人有感于亲密关系之不确定，美好事物之不恒在，人类“时常是悲哀的动物 / 百无聊赖的狗，被雨淋湿的猴子”（《插枝》），也不时转向大自然寻找慰藉的隐喻：“今天的晨光触摸每一样东西 / 池塘边的草 / 被风叨扰的水 / 岸上的白杨，以及向阳面的一株白色冷杉 / 这条路上的蓝色屋子 / 与其顶部发亮底部阴暗的 / 白栏杆 / 这让向阳的表面更加明灿 / 一如光中的白杨叶。”（《七月笔记本：鸟儿们》）——平实无华的描述似乎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带着读者跟随晨光移动，心境随之平和；“天空发明了一个名为最新碧空的网站 / 外面有四种鸟鸣 / 和一把条理井然的清晨锯子”——何其生动的比喻！引诱读者竖起耳朵，张开想象的网，摆出捕捉自然之声的架势；“这让你领会花萼雪白的喷涌 / 是一种复活、升起，你看着化疗后 / 剃光头的康妮，以及她不想错过 / 任何东西的一对明亮大眼睛 / 你还记得水面突然 / 活泼起来了吗：小鱼们猛烈地搅动 / 跳跃，而胡安，指着水中 / 那引发它们跳跃的东西，大叫‘梭子鱼’ / 而幼小的鸕鹚们俯冲而来 / 不太熟练地练习它们捕捉 / 受惊的银色小河鱼的新技巧？还有 / 那黑头的燕鸥，一整群 / 也加进来，盘绕飞旋，针一般 / 刺入剧烈搅动的水？全都一次爆开 / 绿潟湖，梭子鱼，银鱼，褐鸕鹚 / 猛刺着的燕鸥，胡安的笑，惊惧，活